



散文

黃國華

民國五十六年生

文化大學影劇組畢業

曾任／

文化大學影劇組助教

現職／

培德高職影視科教師

曾發表／

「人肉叉燒包症候群」

影評

「電影系助教」

散文

「論影像媒體與泛商業」

評論

「黑澤明其人其夢」

影評

## 存在於妳我和它們之間的選擇——散文組第一名 黃國華

### I 避雷針

跟妳提過避雷針嗎？高高地聳立在最頂端，孤獨地痴心等候。晴朗的天候裡，它的存在只是礙眼。好在看它就需要抬頭，人們總是不可能把眼光看得那麼高遠，所以它只是傻傻地杵在上面，不怎麼惹人嫌。和電線是不一樣的，鳥兒只願懸在橫躺於天際的電線休息；不會在垂直的避雷針尖頂上佇足。電線本身負荷著電流，它卻不然。每日苦候的既不是和暖春風，也不是透心的沁涼；只等那淒苦風雨中陰陽乍逢的電光一閃，冀望億萬伏特的高壓能夠瞬間流過全身，一生的守候就只在這一霎時的震懾下完成。無窮的能量在它的筋肉上流轉，飛快地佈散到深埋在地面裡錯落糾結的地網，然後直抵地心的深處而消失不見。

地網大多是銅質的，連結著針體成輻射狀埋於地表，若不是這些接地線居中充任和事佬，恐怕任憑針是火鑽，遭逢雷吻也只能燒灼成焦炭，它鶴候的期盼根本不是它自身所能承受。

大多數人都誤會了，以為避雷針是被禁錮在那兒的。但是我肯定的知悉，那其實是出於它自由意願的選擇。孤傲的個性，使它覺得屈身於錯雜紛亂的地網鋼線裡，是難堪的。地表的土壤污爛陰濕，它情願出類拔萃的屹立於上，在驕陽皓月清風群星間，在落日月牙暴雨細雪裡，孤高的標立在地表之上。這份孤獨無關乎堅持與卓越，它只是覺得在地底的生活太是難堪。它不要嘈雜如夢囈般的私語在它耳畔，就像它不要鬆軟淤泥裡的各類蟲蟻，在身軀恣肆橫行一樣。甚至

在雷亟的剎那間，它是怕痛的。當然，在電流親吻它的當兒，充沛的電力滿佈全身之際是無比的暢快，但隨著再短暫不過的心悸，沿著地網流逝於地心，卻又悵惘了起來。酸麻的全身上下，每一吋都是疲憊，浴火過後的感覺不是重生，而是從長長的沈睡驚然醒來之初的那種乏力與萎頓。

它總是堅定的站在那兒，不會像樹上的枝極，媚視煙行地在風中擺弄腰肢，每當迷濛的夜雨來臨，我佇足在它身旁，電光交錯明滅在它身邊，卻不肯臨幸在它身上，水滴大串大串地沿著針體奔流直下，我看到的不是天空降下的雨，而是避雷針無聲流下的淚。恆常的期盼一再落空，雷神猶如被等待的果陀，不知來或不來。不能確定的狐疑使它獨立的身姿顯得荒謬了起來。直到雨過天青，東方翻出了魚肚白，我始終遲疑著不敢開口問它：對當初拒絕永埋於地下的選擇，究竟後不後悔。

然後，天亮了。

## II 床以及樹

跟妳說過了避雷針的事，妳該能瞭解到我真的是一個愛朋友的人。這許多日子以來，我認真和每一位交往，才發現到：沒有什麼生活的樣貌是命定的。我們現在所過著的日子，或多或少地都取決於我們想要怎樣活。還有，真正佔著決定性的主因是：我們心中暗自認定的「將會怎麼活」。即便是我們所能做的選擇其實有限，但也不能說這些決定就不是自己的。說生命是一道問答題，每個新生兒都是一張無瑕的白紙：：，這都是莫大的謊言。真相是每一個生命降臨於世間的時候，就從那扉頁起，塞滿了無數道選擇題。大多數的題目只有寥寥幾個答案可供選擇，而一生中最重要的幾個題目，卻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只有兩條路可走：「要」或「不要」。

我一直記得那張小時候睡的木床，除了我的枕頭之外，當我仍在襁褓之中的年紀裡，是最親蜜的朋友，多少次在潛意識的層次裡，和我交感著它的滄桑。要知道那時我的「自我」尚未建立，無意識和潛意識經常混跡於現實經驗界裡，對我和我的朋友們交談。那種參與使我和床的對話，在語態上完全擺脫了意指和符號載體間的武斷關係。回想起來，這確是最奇妙而美好的談話，之後年歲漸增，這種趣味隨之愈難得到，床再見到我的時候，莫名的尷尬使我們的相處愈來愈拘謹，彼此也就愈來愈默然。慢慢的，我察覺到這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當我們生活的愈得意的時候，和床的相處就愈淡漠。那些愛情不得意的、生活沒有指望的、年近遲暮的。才會渴望重新和潛意識的、神秘的世界重新捨得聯繫，而受邀的陪客總是床。這時候我們才又渴望擺脫事實的限制，再度回到襁褓中，自溺於潛意識、現實、自我，此三者相互混同，沆瀣一氣而悠然美好。

當床成爲一張床之前，它還是一棵樹的時候，還不确定該怎樣爲自己的生命做出選擇。只知道隨著時間的流轉，它的心將一天天的匱乏起來，以致於最後將是一棵中空的古樹。所幸它及時地被砍伐了，它的靈魂因爲在樹身傾倒的同時，仍遲疑未決地不能決定：該如何選擇自己的一生？執此一念，所以它的精氣可以凝聚不散，沒有隨著樹身的傾倒而

亡佚。它的心，因為年輕，仍舊堅實得可以勝任被製成任何家具。

在它由一棵樹被剝製成一整片木料的時候，斷然地做下了決定，它要做為一張床。一株植物，無論它的生命如何的延續，種籽也好、孢子也好，成長的過程中，都普遍地缺乏呵護與關懷。「庇蔭」對它的行使光合作用，轉化賴以茁壯的營養反而是一種妨礙。本能的向光性向水性，使它的成長過程，成為一連串背叛的累積。求生的本能，使它不得不擺脫年長者的籠罩，任何遮蔽日光的物體，都非但不能成為情感的避風港，反而適足以成為它求發展的路障。哪怕是它自己的親族，熱情地伸展歡迎的臂膀，那些擋住光線的繁茂枝葉，迫得它一次又一次的閃躲和離棄。若不如是，它將萎死於親族近鄰的慈善。逃，這似乎已經是唯一能走的路了。但它清楚的知道，不是的。擺在眼前就有兩個選擇：生，或者死。甚至其實那兒還有第三條路：它可以勇敢的接納來自近鄰親友的一切關愛與擁抱，做一株片利共生的植物。但它又不恥成為一個附庸的生命，它要活，而且「單一而完整」，它知道那是生命最高貴的屬性。並且相信，若然成了一株片利共生的植物，失去了屬性的生命，則更是比死不如。

那麼，它為什麼不死呢？為什麼不接受那一刻密實的擁觸，放棄那未知的生命呢？它到了受砍伐而傾倒之前的每一刻鐘，都一直在認真思考這個問題：活下去究竟有什麼意義是更崇高的，比死更值得選擇？當它被電鋸和刨刀一寸寸的將軀幹與樹皮剝離的當兒；當它再也不能成為一棵樹而將以木料的身份新生之際；在它舊有的、樹的生命臨終前，它告訴自己：沒有。的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欺騙自己，告訴自己一再背叛親族地活下去，比忠誠的擁抱而得一死更有價值。於是它開始鄙夷自己的所作所為，輕賤自己過往的一生。因之它後悔沒有一次能夠涵詠著另一個生命；或是被另一個生命所涵詠，這使它決心要成一張床。

作為一張床，被褥和床單等寢具，就像被剝離的樹皮一樣，披附在它身上，令它有一種熟悉的歸屬感。更重要的，每逢夜晚，總有另一個生命投身床上，加上柔軟的床墊，這另一個生命甚至可以陷溺其中。承載著另一個生命，讓這個生命的一大部分時間都附麗在自己的身上，而這原本就是一張床被賦予的操作功能。身為一張床，再也不必為著任何理由，叛離橫陳其上的任何一個生命。所得到的，有時更不只是擁觸而已，甚或許多生命的創造，就在床上進行。床溫柔的承受著交合中的生命，資歷較老的床還有可能與之唱和出吱嘎聲響。對於它仍是一棵樹時的憾恨，作為一張床，不啻是一種救贖。

我和這張床的最後一次深談是在我年長之後，這時候，我的潛意識，早就被無意識和邏輯思維馴服於深處的未知處，理性的對話使我們拘謹而尷尬。我訕訕地提了個問題：「既然說只有愛情不得意的，才渴望和交感的神秘世界發生聯繫，而邀床作陪。那麼『所得到的更不只是觸擁……許多生命……溫柔的承受交合……』這些又該怎麼說？」它嘟囔著說：「依你所知，真正濃烈的激愛狂情，在迸為慾火的時候，不是常常把場所轉移到廚房、餐桌、地板、穿衣鏡前、梳妝臺上、汽車裡、農場中嗎？又有幾次在床上呢？倒是那些情場無法滿足，只得純為情慾而情慾的金錢買賣，哪一次不是在床上交易呢？」

它的語調淡淡的，憑我和它的交情，肯定它是有些妒意的。之後，我就再沒機會和它聊了。木頭終究會腐朽，我換

了一張床，一張輕巧堅硬冰冷的鋁床。而我的那段年月，又頗為得意。

### III 跳繩和水滴

濕暖的空氣正是木床的剋星，隨著水氣薰蝕而一點點的腐壞，終至被丟棄。當它仍是一棵樹時，一生反覆的出走，背離親族的溫情，致使它選擇成爲一張床；可以擁護生命，不再叛逃於示愛的親蜜。然而最後卻因不堪再承載另一種生命的重量，有傾倒塌毀之虞而見棄爲結束。這算是業報呢還是嘲弄？

兩水帶來的濕氣謀殺了床，然而水卻又是滋長萬物生命的起源。單單是看著樹梢抖落的水滴就足以明瞭，每一顆晶瑩的珠粒飛墜而下，都燦然的映照出力感的動態美，這動力的來源正是生命。

跳繩之所以選擇成爲跳繩的原因，就是因爲被生命的能動性所吸引。生爲一條繩索，不是用來繫固細綁；就是繞緊羈絆；再不然所是牽引拖拉。對一根繩子來說，它永遠應該是牢固的、緊繃的。要將所細綁繫固的牢牢地扭扯在一起；將所繞緊羈絆的拴死窒留在原處；將所牽引拖拉的導正於一樣的速度和共存的方向。它生命的基調是凝重的；它生命的樣貌是糾結的。它最深的悲切來自於對自己存在的卑視：繩子的生命從來無所謂「單一完整」，一根繩子的一半是什麼？它自己知道——還是一根繩子。

那晶瑩的珠粒，沿著鮮碧的葉尖，滑墜到地上的叢草，匯成一汪雲樹的倒影。看著如此的一幅景象，總令我想到妳。淋浴時小小水滴裏覆蓋著妳的味道，沿著背脊微凹的路徑，在妳如凝脂的肌膚上，一路貪慕的輕撫而下，直到微翹的臀緣，隨著你彎腰的動作，迴繞著棲止在如墨濃密的唇埠綉絲。我甚至願將自己的生命融鑄成這粒小水珠，用剎那的一生在妳身上巡行，我要軀殼裏覆蓋著妳的氣味。但我不再想下去了——我吃醋。是的，對一顆小水珠吃醋。最初，我爲它力感的動態美而眩惑；最後，我嫉妒它，但仍不免爲它節奏明快的生命過程所惑。

在某一方面，跳繩和我的視界是一致的。它不耐繩索生命中凝重的屬性，嚮往飛越的、輕飄的、圓轉的現世輪迴，它愛動甚於凝定。生命的存在，是實現於它的自由選擇和身爲一個主體所展現的能動性。可惜它的看法竟受限於細長的身形，顯得有些褊狹，簡單地將主體的能動性，物化爲週而復始、團團如意的弧。

「看」的方法是一種藝術，也可以說是一門哲學。我們所習用或襲用的方法，同時牽涉了先驗的觀看態度，和後設的所見事象，這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我們心中的倫理秩序，同樣的理由使看到樹梢的水珠而驚羨；見著妳身上的水珠卻嫉妒。關心則亂，持恆地掌握自己的看法，是難得的修養。

跳繩輕盈愉快地翔舞在低矮的空中，日行千里而不出五步之外。我訥訥地看著它，回想前些時用跳繩懸樑的年輕婦人，一時心裡竟難過地說不出話來。但我卻不是爲了早逝的生命難過，而是爲了那條不願被用以繫固的跳繩低迴。一個生命無心地選擇了它做爲自我了結的工具，而這條跳繩卻從此被棄置不用，萎頓蜷縮在不知名的角落，即非緊緊凝定，也不輕盈翔躍，只是這麼委屈的仆倒在那兒。

#### IV 電話與影子

我的朋友，妳認識多少呢？問自己爲什麼，沒有長久保持連絡的朋友；又爲什麼身邊的都那麼容易成爲好朋友。然後隨著時空環境的轉換，就自然地消失不見。所以，就不禁想著電話的話筒，心情低調了起來。

話筒其實有兩個部份，所謂話筒是發話用的，還有接收用的聽筒。千奇百怪的訊息在它們之間來去穿梭，然而話筒和聽筒，卻永遠不相知。

首先發難的是聽筒，抱怨著對於發言的一方，永遠沒有選擇的能力，還有對發言的內容，總是沒有置喙的餘地，只有在電話收線之後，才能向我訴苦。然而它覺得，真正難調適的是厭煩。它永遠要聽，「吳剛伐桂」是體力上的煎熬；永遠要聽則是精神的折磨。當它忍無可忍的時候，試著用雜訊干擾說話者，結果更糟：對方只是嚐試著多說幾遍，或者是說的更大聲。

心情的抑鬱，加上它情緒的感染，這段無聲的話語，讓我逐漸體會出它的意思。我頭略偏，目光投注於他處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影子是任何一個個體，最沒有自主能力的一部份，永遠複寫著主體的輪廓。只要影子投射所在的物體，不願以平等平和的態度面對它，影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被扭曲。從來沒有一個個體影子是立體的，它永遠沒有生命的內容，永遠是浮面的、膚淺的。影子甚至沒有屬於自己的計量單位，「一個的××影子」，而不是一「個」影子、一「張」影子、或是一「片」影子……影子可以是任何個體的，但絕不是影子自己的。當光線褪去，影子也就黯淡了下來。當一個個體摒絕外界，內觀自己的時候，影子竟成爲外界的一部份，同樣被摒退了。

暗夜裡，我們交疊的身軀，交換著彼此的喘息，當一切動作驟止，妳我相擁著，生命的現在與過去，在狂烈的心跳下沈澱於靜默的此刻。我們萃取著時間巨流中的吉光片羽，情願在塵世裡歷劫沈淪以求取當下心靈飽實的須臾。環臂相繞，妳我知道懷擁的不祇是影子。光線褪去，內觀自我，看見的都是妳，同時也都是我。是的，都是妳我，都是自己。

關於話筒的苦惱，部份和影子是類似的。不斷描摹著說話者的聲音，重複著一切對話筒而言無意義的謔語。語境是溫馨、是悲寒、是涼薄、是熱腸，都只是平面的，太多的肢體動作和聲音外的表情，都被輕忽而不見。許許多多真情在單薄無技巧的話音折扣下褪盡了光熱；厚顏無恥的謊言在電波傳譯下裹覆上彩衣。隨著說話者將電話一掛，話筒本身的所有激越低迴，盡歸無言靜默。話筒轉述了這許多，從來不多一句，不少一聲，而它自己始終無言且不能言。

話筒和聽筒，這一對天殘地缺的愛侶。聽筒總是真靜地期望聽到另一半的話語：許諾、關愛、好惡、忿懣，種種雜談都可以滿足它的企求。話筒卻只能不由自主地傳述它不由衷的聲音。當話筒被持用的片刻，一陣陣電流的脈衝，暫時捎來彼此的心曲。當電話掛上，一切又是死寂。

看著話筒和聽筒這相守而其實無緣的一對，「你們實在不該在一起！」，我是衷心地這樣想。勸和不勸離是多麼的

迂闊，然而它們在不在一起又如何呢？它們欠缺的其實不是彼此，而是「不受困擾的心靈，自由探索的空間」。一味的傳達或吸引第三者的聲音，讓連繫或暫止的決定捧在別人手上，使得它們永遠成不了自己，那麼又怎麼成就自己的愛侶呢？

「你們實在不該在一起！」，我將視線從自己的影子拾回到電話上，誠懇地這麼說。它們正待回答，電話鈴聲大作，迫得結束了這次談話。我遲疑著要不要接，心想著可能是妳的聲音。